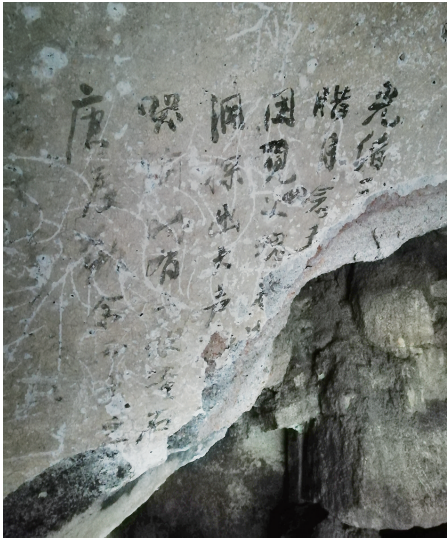


晋阳拾零

## 刘翁手迹现石洞

文/图 李海清



晚清举人,晋阳名士刘大鹏老先生的手迹,在晋祠悬瓮山石洞被发现。

十年前的某个秋日,我们几位晋阳历史文化爱好者,进入晋祠北侧的明仙峪,探访闻名的悬瓮山石窟,山路曲折,到了一个仰望皆是累累巨石的山头下,拨开灌木丛艰难地爬上一个大山坡,找到了石窟。石窟分上下两层,上层是两个面南的唐窟,下层是一个面西的北齐窟。各窟都凿有佛像,大都被盗凿,惨不忍睹。

就在北齐窟的左下方,有一孔石券窑洞,洞门外乱堆着从山崖崩塌落下的大石头,我们摸着大石头,小心地从缝隙进入石洞,洞里是用白灰泥抹的墙壁,一眼便看到对面墙皮上有一些竖写的毛笔字,我因为刚写完《刘大鹏传》,也见过刘翁的亲笔字迹,仔细查看墙上的字,基本可以认定是刘翁手迹。可惜的是,白灰泥墙皮缺了一块,再加上年代久远,字迹也不太清楚,只看清了一些断断续续的内容:

“光绪三……腊月念五……因觅父魂……洞深出大声……哭逾时有一牧童石庚辰劝余……之”。

也有一些地方文史爱好者曾进入石洞辨认字迹,肯定了刘翁手迹。那么,洞壁的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呢?为什么写在石洞里?

刘翁家乡赤桥古村有一批文史研究者,其中还有刘翁后人,他们研究地方历史文化,因为掌握的资料多,当然也要对刘翁进行深入研究。他们认为要解读这段话,只能从刘翁的日记中寻找。

刘翁一生笔耕不辍,著作等身。从清光绪十七年(1891)至民国三十一年(1942),直到他去世的前五天。记了半个世纪的日记,

其内容包罗万象,上到国家大事,下到乡村琐碎。税赋杂役、春秋秋收、风雨阴晴、民风民俗、家长里短等一一如实记录,是研究晚清至民国时期社会生态的第一手资料,一共有200余册,皇皇五六百万字,集成《退想斋日记》,给后人留下了一笔珍贵的文化遗产。

解读石洞题字该从何处着手呢?他们从手迹的蛛丝马迹中,找到了一个时间节点:手迹中的“三”字后字迹脱落,但绝不可能是光绪三年(1877),那年刘翁21岁,正在私塾读书,还没有开始记日记。就此,可以认定是在光绪三十年之后。而“觅父魂”说明刘翁的父亲已去世,其父刘明先生是于光绪三十三年(1907)初冬去世的。而“念”即“廿”。这样,就把题字时间,锁定在了光绪三十三年腊月二十五。

刘翁的《退想斋日记》1990年就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过,但那是删节本,只有48万字,不及原稿的十分之一,可惜这天的日记没有收录。但原稿早已由省图书馆珍藏,成为镇馆之宝。赤桥村的同志们来到省图,因为日记所用纸张质量不高,加上年长日久已经发黄变脆,为保护起见,人的手不能接触原稿,只能通过投影进行拍照。他们用了将近一年的时间,把《退想斋日记》原稿全部拍摄下来。回来整理也颇费工夫,可喜的是,他们终于从500兆散乱影像资料里,找到了这天的日记。

日记中记述,这天刘翁独自一人进山来到石洞:“……恸至则哭,哭则大号。先母亡时不敢如此,恐伤我父之心。今遭外艰,无所顾忌,任情哀啼,无论昼夜高声大哭,以尽哀恸之情而已……早餐后入明仙峪,日落归下,雨雪一阵……”此则日记后,附有数首诗:“悬瓮山中我独游,无人解我抱深忧。牧童石姓偶来此,看我如狂笑不休。”“如痴如醉又如狂,昏昼哀号痛父亡。悬瓮山中寻觅遍,依峰俯势大悲伤。”于是,石洞题字真相大白:刘翁的母亲是光绪二十九年(1903)春夏之交去世的。刘翁是大孝之人,一生尊崇“百善孝为先”的古训,母亲去世他虽然伤心欲绝,但因为有父亲健在,不敢放声痛哭,怕父亲伤心,悲痛一直憋在心里不能释放。1907年的初冬,其父亲去世了,他也就无所顾忌,独自来到此洞捶胸顿足大放悲声,尽情宣泄了一场。在附近牧羊的年轻人石庚辰闻声而来,看刘翁如醉如狂的样子,先觉得好笑,后来就对他劝慰了一番。直到日落之时,天上下起了雪花,“霏霏白雪将遮径”,刘翁才下山回家。

近日,我又同几位朋友再次来到石洞,见洞前的巨石和洞里的碎石垃圾已清理干净,洞口中间打了一根木柱,采取了一点保护措施。刘翁手迹依然,但比上次来时墙皮又有点糟损,希望加大力度保护这难得的文物古迹。

故乡风物

## 阳曲县人家的灶火

郭明亮

旧时,阳曲县人家的灶火,大体可分为两类。一类是柴火灶,顾名思义,它的燃料是柴火,阳曲县人叫它“烧锅子”。冬天,这种灶火家家户户都在使用,因为它一举两得,可以做饭,还可以暖炕。

另一类是煤火灶,燃料当然是煤。阳曲县人烧煤都是煤面儿,就是煤面儿加烧土加水,和成泥来烧,这个“泥”字,是阳曲县人对烧火泥的一种专用名词。如:“没泥咧,快和上一坨堆泥来。”这种泥很好烧,比如要做饭啦,先用火柱把火捅开,把锅坐上,稍过几分钟火苗即蹿起,就可炒菜、做饭了。但是想让火苗继续旺盛就不能添泥,就要添泥糕了,泥糕就是晾干的泥。这种煤火灶又分两种,一种是夏天在厨房里用的高炉台的,叫火炉(lǎi)。另一种是冬天在家里暖家用的低炉台,叫地火。因农村买煤困难,舍不得用煤做饭,所以做饭都是用烧锅子。地火的结构是火台、火堂、炉条搭成的炉算子,最上面是散热的铁火圈,还有在地面下盛放灰渣的圪斗(gōu),圪斗上面是木板盖子。地火也有做饭的功能,只是一般不用。

不管是火炉还是地火,炉面都是用砖砌成的,家庭主妇每天都要用振布擦拭几遍,擦得锃明瓦亮。

阎巷忆回

## 逮蟋蟀

彭庆东



逮蟋蟀,是男孩秋天里最爱玩的一种游戏。蟋蟀,有的地方叫“黑驴儿”“将军虫”“斗虫”等,太原人叫“蚰蚰”。俗话说:“秋天到,蚰蚰叫。”儿时立秋之后,住在太原西北城墙根附近的男孩们都要去龙潭公园(原为太原动物园)西北的城墙洞里逮蟋蟀。

蟋蟀生活在杂草丛生的地方,要逮蟋蟀就得到杂草丛中去搜寻。如果它钻进城墙洞里,就找一根草尖尖撩拨;再不出来,就用水慢慢地往洞里灌,这时“水漫金山”,蟋蟀无法藏身,就会猛地跳出,孩子们就赶紧追逮。先是两手侧掌紧贴地皮回拢,慢慢地缩小它的活动范围,迫使它进入空拳内,逮到后再小心地将它放入破搪瓷茶缸里。

有时,孩子们用水灌过蟋蟀洞

后,蟋蟀浑身湿漉漉的,狼狈地从洞里钻出来,跳到地面后,先摇摇头上两根长长的灰褐色触须,再翘翘屁股上的两根刺,最后抖抖沾在身上的水珠,累得趴在地上一动也不动了。这时孩子们不费吹灰之力,就把它生擒了。

孩子们并非见蟋蟀就逮,他们要的是银牙如刀、“穿着”一身黑色的“盔甲”,犹如一位身经百战的将军,有的肚白如霜,黑足金翅,看上去就健壮有力。不过,逮蟋蟀也有危险,有时孩子们在城墙洞里发现蟋蟀时,等不及用水灌,直接用手伸进洞里就掏,结果被洞口的“钱串子”(蜈蚣)给咬了,手指头瞬间红肿起来。到医院经过消毒、敷药,一个多星期才能好起来。但如果换来的代价是逮住一只上等的蟋蟀,而且又在比斗中大获全胜,那手指头的伤痛早就被忘得一干二净了。

逮蟋蟀也要细心,草丛中的昆虫五花八门,逮到好品种的蟋蟀,回家都要想办法把它养起来,让它安全过冬,需要模仿蟋蟀野外的生长模式来给它安个窝,窝要安静、避光、通风,窝里还要垫上干草,每日用青草、菜叶和清水精心饲养,不过再怎么侍弄,一到十月中旬,天气转凉,很多蟋蟀适应不了严寒气候便死了。这对孩子们来说,无疑是件伤心的事情。那个时候,若是蟋蟀窜进家里,人们普遍认为是件好事,因为小动物也有灵性,遇到危险会主动躲开,而蟋蟀进屋说明家里的风水好,寓意大吉大利。



图片来源:百度网

人物

之后又找了一家叫丰盈美工部的店制作镂空模具,随后又和嘉华印业文印公司说妥了价位。杨河芬觉得能行,不过一听要去镇镇最靠边的村子去做,这家公司就不乐意去。等杨河芬说这是给扶贫村做时,这家公司忽然又愿意去了。公司的老板说:“扶贫是好事,人家别人还捐款捐物呢,咱们无非是多跑个二百里路,多费点油,多加点成本,少挣点钱。”杨河芬过意不去,说你们派人过去就行,就坐我的车,我再联系一辆拉料车。说完就联系自己的一位在铁路上班的朋友闫大哥。他家有辆皮卡,可以拉涂料和架子。他这位朋友说:“兄弟的事,没问题,只要不是上班时,随时都能去。”

关于标语的内容,之前杨河芬很费了一番思考,一会儿查阅纸质文件资料,一会儿上网查阅资料。最后,他紧扣党的方针政策,确定了党的十八大提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十二个关键词;紧扣许家窑村的实际情况,确定了“敬老尊贤崇文尚德”“以学为美以德为美以孝为美以善为美”“树意识学知识长见识”。

这几条标语内容和LOGO的设计让杨河芬熬了好几夜,不过这番功夫下得让他觉得很欣喜,他甚至有些得意扬扬,想不到我老杨还有这么一把刷子,居然还会设计!这可是以前从来没做过、从来都不承想过的事!

设计样式做出后,杨河芬叫上在铁路上班的

■ 山西人民出版社

46

蒋蒋  
京煦  
著

《为了母亲的微笑》

闫大哥及他的几个朋友,几人到建材市场买全外墙涂料。美工部给派了两个技工。杨河芬开车带着技工领路,老闫开着皮卡把涂料和架子拉到许家窑村。工作队和村委干部已经确定好了要书写标语的外墙,一共有6面,总长80.5米。技工量了尺寸,计算完字距,就开始粉刷涂料。

■ 山西经济出版社

9

王宏伟  
编著

《旋律中的红色记忆》节选

1947年,李郁文从哈尔滨考入东北军政大学吉林分校,之后又考入军大政治部宣传队,开始了他的部队文艺生活。战争年代的部队文艺工作者,要求做到“一专、三会、八能”,可谓十八般武艺,样样得通,件件顺手。在宣传队里,除专职二胡、京胡、长号,有时也在剧中客串角色。因为

他酷爱文艺创作,曾写下大量文艺作品,由此进入原沈阳军区前进歌舞团。离休前是哈尔滨歌剧院的剧、词作家。他对歌剧深有研究,发表了诸多相关论著,在职时经常担任各种活动评委。他创作的歌词,不少作品都获过国家级大奖。

很多年后,李郁文先生谈起《大海航行靠舵手》,多次谦逊地说:这首歌,不应归功于个人,创作人员不过是一个代言者。应该属于那个时代,属于人民群众,歌词是人民群众心里要想的事、嘴上要说的话。他本人只不过是代表百姓捕捉到了人们那种朴素的感情火花而已。当时,这支歌并没有让词作者个人得到什么利益,反而带给他不少烦恼。

歌词写完后,哈尔滨歌剧院作曲家荣乃林将其谱成了一首合唱歌曲。与此同时,剧院演员队队长王双印也将其谱成了独唱歌曲,并由他本人在演出时首唱。首场演出是在哈尔滨市文化宫进行,没想到在观众中引起强烈反响,台上台下群情激昂。不久,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崔庸健委员长来华访问,周恩来总理陪同赴哈尔滨考察。为迎接国际友人和国家领导人的到来,特意筹备了迎宾晚会。

在晚会上,王双印演唱了这首歌曲,明快的节奏和对仗工整的歌词把观众深深吸引住了,周总理还和着节奏打起了节拍,并在王双印唱到高潮时报以热烈的掌声。

文艺